

知不足而奋进 望远山而前行

“你说七十三年目光如炬，坚定走来风华正茂；我说十八年不惧岁月长，决心与你同行至天光。”

偶然翻开那本布满岁月痕迹的相册，刹那间蕴藏在相片里的回忆如齿轮般转动，一幕幕的昔日旧事如小溪般于脑海缓缓流淌，我被每一页中那小小的身影所吸引，她那明朗的小脸庞上总挂着灿烂的笑容，她总喜欢拿支笔来记录琐事。今年是我的二九年华，也是一个重要节点，我将用四季的赞歌，来描绘这一年。

于春的暖、月的软而言，青春是不朽的长诗，是你我正当年少；是春日喧嚣，骄阳正好，少年背影孑然，而微风吹过衣角；是岁月长在榕树枝头，桂花末梢。我写在课本泛黄一角：愿你此生不平庸，星途花路，风华正茂。我将理想一遍遍地烙刻在心中，像是迷雾中的灯塔，指引我前行。

于盛夏而言，海是憧憬梦，上岸是必然要走的路。海深邃的背影恍若璀璨星河，群鸥翩然起舞恍若赋诗吟唱，静心聆听海的风浪，它仿佛在倾诉着什么。在六月初，我一字字一遍遍写下对未来的答案，心中或是静谧舒缓，或是波涛汹涌，在铃声响起的一刹那，都已成为青春的定局。我和同伴跑出教室，在走廊上与落日并肩谈论着未来。我们迫不及待要飞向崭新的山海，眼眶却在行将离别的气氛里湿润了。

于静美的秋而言，我却觉得它是富有转折的——它是未完结的夏，是未飘零的冬，是花香里肆意的少年，也是泪落衣裳的失魂落魄者，觉得已然看尽未来的季节，看着不满意的结果，憧憬中的大海变成草原。走在雨季中，蒙蒙细雨中有我失落的样子，“人终将因年少不可得之物而困其一生”读到这句话时，心中略有种刻骨铭心的痛，“能走出雨季的从来不是伞，而是不惧踏湿的自己”这是那段时间颇有同感的一句话，人生大抵亦是在失去中获得的。月落日升，携着牵挂与不甘却仍该奔赴于远方的明天。在我的故事里，永远藏匿着奋斗的身影，永远想为自己争得荣耀与赞美。

于还未到达的隆冬而言，它是我的生日季，在这个不同的环境，更是一段未知的挑战，但我的心仍是满怀希望的。生活热情被重拾，勇敢地接纳所有，因为允许炽热，所以无畏风雨。倘若人生中的跌倒是为了更好地前行，那生命中的失去便是在寻觅更适合的相逢。

这是我的十八岁，对已过去和未经历的事的一些总结与期盼，那些过去的，早已在轻舟已过万重山的雀跃欢呼里消散，愿自己重新振作，怀凌云之志，坦然接纳生活所馈赠的一切，因为生命的意义不在于躲避风雨而是在雨中起舞。

(赤峰学院文学院 王璐)



红山公园一角。高锐 摄

留一针

□犁夫

“什么，什么，眼睛有毛病，扎针，这弄不好，扎瞎了怎么办？”患者的儿子担心和质疑。

“人有多条经络，经络是一张网，这张网在支撑着人的整个行为。眼病，是眼睛的网络产生了阻碍，扎针正是疏通经络淤阻。”刘东说着，拿起了银针。

刘东确定了下针的穴位，用酒精棉擦拭着。他捻着针，轻轻地、缓缓地，在鱼腰、瞳子髎、合谷穴上行针。第一针下去，患者喊了两声；第二针下去，患者喊了一声；第三针下去，患者只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第四针下去，患者觉得有些痒；第五针下去，患者已出现鼾声。

针已行毕，患者从床上坐起，眼睛明亮，睹物清晰，完全从结膜炎的混沌世界走进晴朗的世界。

此事一传，街坊完全被他的针灸技术所折服，送他一个编号“刘五针”。

一位聋哑患儿，多年四处求医，聋哑依旧，连啾啾啾啾啾也不会，父母不知哭了多少回，不知求了多少医生。死马当活马医，万般无奈，打听到了刘东。

刘东研判。他一针探源，屏住呼吸，找准穴位，一针狠扎下去，患儿一激灵，发出了轻微的声音。

接下来几个疗程，患儿奇迹般恢复了一部分听力，可以发出简单的声音，而后借助助听器，竟能流利地交谈了。人怕出名。刘东诊所，患者如涌，纷至沓来。

枢机启动，激活潜伏的经络。针刺得气，气至病所，经络反应体系里，一根银针成了中枢神经系统的指挥棒，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针灸，关键在手法。“刘五针”，留了一针给自己。夜间，他把一根银针朝着自己的穴位扎下去……

红山一游

有时候爬山的冲动就在一瞬间。那是一个秋日的中午，我跟舍友们在寝室午休。醒来后，我忽然萌生了一个想去爬山的念头，我把想法分享给舍友后没想到到一呼百应，大家都有一颗勇于冒险的心，于是我们决定上完下午的课后直奔红山。

我的舍友来自天南海北，因为缘分让我们相聚在赤峰学院、相聚在红山脚下。大家对红山都充满了期待。

树影与余晖的光影交织，太阳沉溺在金黄色的空气中。光叠着光、山挡着山，让人不禁猜测最高峰的背后又藏着几个山头。零星传来的汽笛声以及叫喊声在不断攀登中离我们越来越远。

山脚下看山，觉得高大难以攀爬。山路中看山，觉得力尽难达其顶。山顶上看山，觉得此山于心最高。一人有一人的山峰与平仄，我们爬到不同的小山峰，互相挥手致意，在夕阳余晖的映衬下，我们难以看清彼此的脸色，看清的是同样洋溢着青春的灵魂。

山峰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而在于你想征服哪座山。这就像每个人的目标各不相同，到达的山峰也就自然不同。

许久之后，我们站在红山的山峰上相互挥手。我们大声呼喊、我们大声歌唱、我们大声喊出自己的梦想。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攀登，我们在最高峰齐聚，静静地等待太阳落山，一生中经历过无数次日落，但我从未像这次这样期待过。这样美丽的景色独属于这巍巍红山。

太阳渐渐变成了亮红色，连天空也被染成金黄色，它在这一边落下，又在世界的另一边升起，循环不止，生生不息。而我们的赞叹声从未停止。

(赤峰学院文学院 韩旭)



档案应该放哪里？ 答案超全，速来对照

档案往往反映大家的政治面貌、学习工作经历、工作实绩等情况，是参加录用招聘、办理政审考察、申报职称评审和核定社保待遇等事项的重要依据。那么，档案应该放哪里？如何查询？这篇文章为大家整理好了，快来对照看看。

大学毕业后，档案去哪儿了？

高校毕业生离校时，由高校根据其就业去向转递档案。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业或定向招生就业的，转递至就业单位或定向单位。毕业后在民营企业工作，由户籍所在地或现工作单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机构保管。毕业后暂时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根据个人意愿转递至户籍所在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机构保管，或按规定在原高校保留两年。

**档案严禁自行携带转递！
严禁个人保管本人或他人人事档案！**

辞职了，档案存哪里？

职工辞职后，未就业的，转至户籍所在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机构保管。如果再就业，根据其再就业单位的性质，其人事档案转递至新工作单位或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机构保管。

入职新公司，要转移档案吗？

按照《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规定》和《关于简化优化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的通知》相关要求，流动人员人事档案可由户籍所在地或工作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机构管理。鼓励用人单位办理集体委托存档业务，加强档案材料收集。

不转移档案的话，档案材料收集工作难度较大，在个人需要依据档案材料保障相关权益时，难以及时提供相关服务。

档案内的信息有变化，需要更新吗？

高校毕业生应重视本人人事档案材料的补充工作，及时将反映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职称等材料，以及工作变动中形成的劳动合同、企业录用手续及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等材料，主动移交给档案管理机构。档案管理机构将甄别整理档案材料后进行归档，更好提供服务。

档案在哪儿？这里查！

登录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 (<http://zwfw.mohrss.gov.cn/>) 并注册，在“就业创业”板块的“跨省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专栏进行查询。目前，该平台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被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查询存档情况。或者致电户籍地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进行查询，机构联系方式可在上述平台查询。

重要提醒！

档案管理机构应当提供免费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基本公共服务，不得收取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转递费等名目的费用！

(中国大学生就业)



秋叶。高锐 摄

留只耳朵听窗外的声音

你有认真聆听过窗外的声音吗？

那或许是鸟儿清脆的啼叫声，夏日蝉虫的欢声笑语，又或许是秋风“飒飒”声，冬季人们对寒冷的哀怨……

你有认真聆听过窗外的声音吗？

我有。

我听到过窗外朗朗读书声，那是莘莘学子在不辍努力；我听到过窗外呼呼的喘息声，那是运动员在努力地训练；我听到过窗外兴奋的尖叫声，那是同学们解出难题的开怀……

你有认真聆听过窗外的声音吗？

我有。

那是树芽儿舒展，春天复苏的声音；那是莲花轻绽，夏日欢闹的声音；那是硕果坠下，秋天丰收的声音；那是雪花飘飘，冬日静默的声音。

你有认真聆听过窗外的声音吗？

我有。

曾几何时，在认真做题的我，听见了大雨落地，重打窗子的声音，以及那细微的拍打在伞上的声音。蓦然回望，那是你在雨中单薄的身影，你在等我，等我放学，接我回家。

曾几何时，在听到窗外儿童嬉笑玩耍声时，我内心隐隐期待，然后，便是你一声又一声的呼唤，叫我下楼，带我玩耍。

曾几何时，总是会听到隔壁邻居在教导孩子。每当这时，我经常听到对我这个隔壁大姐姐的夸赞，内心忍不住一阵欢喜。

曾几何时，当人们从我窗前经过，常常会听到他们侃侃而谈，或是天文地理，或是历史文学，我也总会觉察到那些窃窃私语。

你有认真聆听过窗外的声音吗？

不论大大小小，不管美好丑陋，你总会听到，那来自世界的，多么有趣的声音。

你有认真聆听过窗外的声音吗？

我总是会听到，那来自世界的，不管春夏秋冬，不论有趣无趣，总还是会听到的。

你有认真聆听过窗外的声音吗？

如果没有，那请你闭上眼睛，竖起耳朵，你听，大树又在对远方的家人诉说它的思念……

(赤峰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谢琳)



候鸟来兮

□周志华

一声雁鸣划破寂静的长空，穿过低矮的沙灌丛，落入蒙古包。乌吉木从蒙古包里钻出来，四下里望望，没看见一只雁的踪影。他打了个呼哨，牧羊犬跟了过来，一前一后朝蒙古包左边的湿地跑去。

风吹着苇丛，几只麻雀扑棱着翅膀，直蹿向天空，留下惊恐的叫声。几根羽毛轻轻浮在水中，牧羊犬冲着苇丛狂吠，乌吉木扒开苇丛，将一只受伤的大雁抱入怀中。他知道苇丛里一定还有一双窥视的眼睛。他轻轻掀开大雁的翅膀，有血渗出，这是他救助的第十六只。

“嘎嘎！”乌吉木冲大雁叫几声，大雁们扑楞着翅膀飞过来，他走在前面，后边一字排开，像支小分队。

“乌吉木，把大雁卖给我吧，我出双倍价钱？”开饭店的好友科恩再三央求。

“八倍也不卖！”乌吉木的回答更干脆。“死心眼子！该你一辈子受穷。”

科恩见乌吉木不动心，话说得一句比一句难听。乌吉木也不恼，背着一杆老猎枪，在湿地周围来回转悠。

春天，大雁来了，在他的蒙古包上盘旋的白鹭也来了，将美丽的倒影留在水中。科恩却没有来，他在一个寂静的早晨来偷猎，被乌吉木送进了看守所。



夏日美林谷。高锐 摄